

从《金陵五题》看刘禹锡怀古诗的历史文化观

韩珂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刘禹锡一生创作了大量怀古诗,《金陵五题》(《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乃其中最知名的篇目。之所以知名,除了其诗法用词的众多独到之处,更在于这些诗歌用共时视角传递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内中就包括对历史本体、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也贯穿了刘禹锡全部的怀古诗创作。

关键词: 金陵五题; 刘禹锡; 怀古诗; 历史文化观

Exploring Liu Yux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His Nostalgic Poems through *Five Poems on Jinling*

Han, Ke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China

Abstract: Liu Yuxi composed numerous nostalgic poems throughout his life, among which *Five Poems on Jinling* (including *Stone City*, *Wuyi Alley*, *Taicheng*, *Sheng Gong's Lecture Hall*, and *Jiang Ling's Residence*) are the most renowned. Their fame stems not only from the unique poetic techniques and wording but also from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conveyed through a synchronic lens. These poems embod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ont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permeates all of Liu Yuxi's nostalgic poetry.

Keywords: *Five poems on Jinling*; Liu Yuxi; Nostalgic poem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DOI: 10.62639/sspips31.20250202

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经典类型,以历史及历史的某些现实遗存物为表现题材,灌注以个人的思想观念,整合成诗,素来是历代诗人喜爱的创作方式。而怀古诗的内容表现中,通常渗透着诗人自己的历史文化观,即诗人对历史和文化的根本观点和态度。《金陵五题》,即《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这五首七绝怀古诗既是刘禹锡诸多怀古诗当中最为知名、最为经典的,又是刘禹锡个人的历史文化观的最重要体现。客观地看,这五首七绝怀古诗的文本之间有很大的互通性,同时又各自具备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从《金陵五题》入手探究刘禹锡的怀古诗,既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刘禹锡怀古诗创作的整体艺术特色,又能帮助我们快速地进入具体的诗歌文本,在刘禹锡精心构造的语言和情境当中,细细地品味诗歌背后的历史文化风韵。

所以在我们的探究视角之下,《金陵五题》不只是《金陵五题》,怀古诗也不只是怀古诗,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金陵五题》解析刘禹锡众多的怀古诗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文化观,并通过这一历史文化观进一步认识历史话题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历史书写中可能存在的文学性以及文学创作中可能包含的历史感。

与我们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刘禹锡的怀古诗乃至整个唐代怀古诗的宏观研究,第二类是对刘禹锡怀古诗中的具体篇目,包括金陵五题中的具体篇目的

(稿件编号: IPS-25-2-4004)

作者简介: 韩珂(1990-),男,汉族,籍贯:山西阳泉,国际艺术学院,职称,讲师博士学历,研究方向:语音发声、电视节目研究、中国文学。

微观研究。前者,例如刘秀芬的论文《试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及其特征》(2018)、刘宝明的论文《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对的取象与造境》(2009)、李春霞的论文《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2007)。后者,例如高培存、卢红林的论文《刘禹锡《石头城》“旧时月”意象探微》(2012)、李秀敏的论文《不独悼古亦自伤——读刘禹锡《石头城》》(2011)、李瑞的论文《怀旧摒颓废,淡泊蕴刚强——从刘禹锡的《乌衣巷》说起》(2012)。

可见,目前国内专门对《金陵五题》这一系列及其系列性的研究还比较少,我们将深入探究这五首七绝怀古诗之间的文本互通性,继而将研究高度提升到历史文化观的高度,以刘禹锡的怀古诗为引,跳出单纯的文本和纯粹的文学,再依托文本的丰富性和文学的开放性,完成一次对历史和文化的全新解读,继而实现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有机补充。

一、历史本体的虚无与实存

(一) 怀古见今的诗歌与具体历史的虚无

探究刘禹锡怀古诗中的历史文化观,首先要理清的问题就是刘禹锡个人的历史本体观。具体地说,就是在刘禹锡的眼中历史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存在。从《金陵五题》的文本体现,再结合刘禹锡的其他怀古诗可以相对容易的回答这个

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刘禹锡的历史本体意识游走在虚无与实存之间,即历史在某个特定的维度是虚无的,但是在另一个特定的维度又是实存的。我们审视具体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虚无性。

刘禹锡怀古诗最大的特点是怀古见今,也就是借助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的对照展开诗歌,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乌衣巷》中最著名的当属最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仅从这两句就能看见历史远逝的背影是何等的缥缈恍惚。之所以说是怀古见今,是因为古仅在人的襟怀里,只在人的追溯和想象里,眼中所见则只有今天的一切,而怀古之人脚下所驻足的土地在曾经的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用刘禹锡《金陵五题》的另一首《石头城》的头两句来概括就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2]具体的历史映射在人心当中也不过是一座寂寞的空城。

(二)借古讽今的诗歌与总体历史的实存

与怀古见今不同,借古讽今则侧重于观照总体的历史或者说是抽象的历史。创作主体投身历史留给现实的一应景物空间,在直观这一空间之时,首先感触到的是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模糊的具体事件,但顺着这事件的可能性将思维的延伸开来,便会联想起隐藏在这些可能事件背后的某些理念和道理。这些理念和道理直观地体现为具体历史事件的可能范围,虽然这些事件真实的起因、经过、结果或许无法确定,但它留给今人的总体印象还算是明确的,这总体印象所引发的今人的思考必然是清晰的。我们把这些思考用来评点今日的现实,也就达成了所谓的借古讽今。

在《金陵五题》中,借古讽今的典型当属《台城》。台城本是六朝时的禁宫,又称“苑城”这一地点记录的是六朝时的宫闱政治。由于六朝之时多奢靡君主,因此台城也就成了反思奢靡的思虑触发点。刘禹锡在头两句即言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3]通过结绮、临春这两座豪华奢靡的宫中楼阁,批判当年陈后主的荒淫。而后两句:“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3]则将全诗的讽喻升华,当年的宫闱如何富丽堂皇,今日也不过只余下一些供人凭吊的废墟。那么六朝繁华又何至于此呢?自然与统治者个人的失德无道关系密切。我们顺着刘禹锡的诗句思考下去即是,当年陈后主的宫闱生活如何腐朽,我们今日确实是看不到了,但却能通过眼前的野草清楚地看到南陈的灭亡,这灭亡背后是历史传递给现实的经验教训,无比真实。

(三)虚无与实存并容的历史本体观

将上述两点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对刘禹锡的历史本体观做出总述,也就是虚无与实存并容。具体的历史是虚无的,我们无法确知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件的原貌,无法确知这些时间背后究竟牵扯了哪些人、有着怎样细致的经过。但总体的历史却是实存的,我们可以确知有一些事件在历史上曾真实地发生过,即便了解得不够具体,但也可以看见这些事件最终的走向和最后的结局。刘禹锡的怀古诗创作往往将这两者结合在

既怀古见今又借古讽今。两者的层次界限在诗歌中可能有明确地划分节点,也可能被完全消解于诗歌的整一性当中。一般地,以意象为核心的情境展现,往往被用来书写具体的历史,以情境为前提的感悟升华,往往被用来书写总体的历史。可具体与总体向来都统一于历史的本体,就好像情境展现与感悟升华向来都统一于诗歌的文本。所以刘禹锡的众多怀古诗文本的第一要义,就是结合着他个人的主观经验和理解对历史本体进行个性化的重新建构。建构完成之后所形成的诗歌既是完整的,包含了诗人对于历史的一切看法,又是开放的,引导着读者对于历史的其他感悟。

二、历史流变的文化维度呈现

(一)历史遗物的描摹及其文化指涉

自然,历史的本体不能与其表现形态完全等同,就表现形态而言,历史终究是一种时间维度的纵向流变。而这种流变又在多个维度得到体现,文化便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

文学艺术对历史的呈现,归根结底就是对历史在纵向进程中潜藏着的文化底蕴的发掘。而唐代怀古诗的文本发起点和文本终止点都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这和总体的历史存在之间夹杂着丰厚的文化意味。刘禹锡的怀古诗最为突出一点则是对这既有文化意味的崭新理解,具体地来讲就是刘禹锡能够对特定的历史遗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做出独特的阐释。

金陵自古便是文化荟萃之地,《金陵五题》则以回眸的视角,从现实出发,生动地展现了金陵当地的众多历史遗物之于今人的种种意义。如《江令宅》:“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4]泛写眼中所见的秦淮实景,却又将这实景放置在对过往历史的联想之中,从而点染出了由古及今,诸多流变的意义。后两句“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4]又使得古今互通,让江令宅在文本中穿越了两个时代,继而表现出了这两个时代的同与不同。

(二)历史情境的重构及其文化意味

描写历史遗物,最终也是为了要以此为基点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情境,这个情境是艺术的、是历史的、更是文化的。由于七言绝句的体例限制,情境表现被浓缩在非常有限的文本空间之内,这给诗人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一方面,诗歌的情境表现必须完整自然,另一方面诗歌的情境内涵还需要尽可能地深刻化。而将情境的性质倾向由艺术牵引到历史,再由历史牵引到文化便是为了兼顾这两者。

《生公讲堂》在《金陵五题》中的知名度相对较弱,但全诗的情境构建却非常别致。结合前文的论述,《江令宅》是让两个时代呈均势的对峙状态,随后在文本的推动作用下逐步汇合。而《生公讲堂》文本的推力方向则是专一的,由古及今,营造出了了一种分外鲜明的穿越感。情境的构建既体现出了横向的完整又体现出了纵向的顺畅,更何况中间还有“身后空堂夜不局”“高座

寂寥尘漠漠”^[5]的生动渲染。而刘禹锡终究不是为了构建情境而构建情境, 时空的穿越感直接使得这其中的文化韵味洋溢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诚然, 生公讲堂本就是一个现实的文化标签, 围绕生公讲堂来创作怀古诗只需要讲明它何以是一个文化标签即可, 刘禹锡创作出来的文本不只做到了这一点, 还发挥了一定的文化推广作用, 让生公讲堂作为一个文化标签举世皆知, 此之谓历史文化的文学艺术化表达的意义所在。

(三) 被体悟的历史与被塑造的文化

就《金陵五题》文本的终极指向而言, 刘禹锡在创作中所做的文化探索还不止于展现乌衣巷、石头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台城这些地点所固有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在展现这些的同时, 刘禹锡还从宏观的角度解析了这些地点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来源。事实上, 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荡漾主要还是来自于主体的个人感知。有人亲临这些地点, 亲临这些地点的人有着敏感睿智的心绪, 才能回想起其背后上演过的历史和历史在上演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话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写道: “‘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又提及: “一事不能孤起, 其前必有许多事, 其后必有许多事。”^[6]所以历史事件与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和对应往往基于人的主观理解而存在, 是以历史终究是被体悟的历史, 而历史背后的文化终究是被塑造的文化, 刘禹锡用怀古诗中鲜明的个性意识证明了这一点。

三、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情感的抒发

(一) 总体化视角下的历史经验

在明确了历史是被体悟的而文化是被塑造的之后, 我们有必要对与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经验做出重新认识。中国修著史书的传统极为悠久, 而这些史书的修著向来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司马迁也曾坦言《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7]但历史经验在史书中的体现向来是具体的, 这与其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截然相反, 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经验向来是总体的。

刘禹锡的怀古诗则凸显了整合历史经验所依靠的总体化视角, 《金陵五题》从具体的文化地标出发展开文本, 但极少直接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 也没有如杜牧“江东子弟多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8]“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9]之类关于历史的直接论断。刘禹锡对历史经验的整合是含糊的却也是高度概括的。因为当历史是被体悟的, 那么历史经验也同样是体悟的, 这样解释历史经验如何被体悟, 就成为了比直接介绍历史经验更加有意义的事, 刘禹锡在自己的文本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现身说法。

(二) 普遍化过滤后的现实情感

历史经验的被体验与被塑造与人的现实情感密不可分。即历史经验的总结者和整理者, 实际上是基于自己的现实情感去解读历史, 从而总结出了这些经验。比如杜牧的那句“东风不与周郎

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9], 这虽是对历史的假设性论断, 但其中却也包含了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感受的抒发。可这其中隐含的现实情感毕竟是私人的。刘禹锡作怀古诗的一大特色, 便是使自己创作的即时情感尽可能地普遍化。历史的沧桑与文化的悠远尽是普遍性的, 这极大地拓宽了其诗歌的创作格局, 使之“言近旨远”^[10]却又不给人任何刻意之感。因为这种现实情感的普遍化不仅仅是修饰文本的技巧, 更是升华作者创作心境的方式。

(三) 历史的情感性与情感的历史性

历史经验被总体化, 现实情感被普遍化, 最终使两者在诗歌文本中深度融汇。现实情感对历史经验的孕育、历史经验对现实情感的映射, 全部呈现为文本的含义, 由此文本所书写的历史便被情感化了, 同时文本所书写的情感也被历史化了。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中天然地蕴含着一种情感性, 所以怀古的情绪可以成诗, 而情感中也先验地存在着一种历史性, 所以怀古的情绪在成诗之后, 又能够诉说出某种不被人察觉的历史意味。《金陵五题》乃至刘禹锡的所有怀古诗其实都是在诠释这一点。我们从中既能够读到历史喷薄出的浩荡, 又能读到情感流溢出的清澈。

四、结论

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 刘禹锡的怀古诗所怀的并不是单纯的古, 而是对古的内涵的定义, 对古的形态的勾勒。这一切最终是为了凸显由古至今的一切通变。“社会生活之事与人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和重要”^[11], 而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纵跨古今的概念, 刘禹锡的怀古诗由古论今却又由今论古, 而这又间接地表明了古今的整一性。历史确实从未间断过, 至少借助文学所看见的历史是这个样子。

参考文献:

- [1] 姜晓东:《刘禹锡(中文版)》,《乌衣巷》(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页93.
- [2] 姜晓东:《刘禹锡(中文版)》,《石头城》(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页89.
- [3] 莫砺锋:《莫砺锋教你读古诗·高级版》,《台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页168.
- [4] 卞敏、卞宁:《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刘禹锡》,《江令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495.
- [5] 戴伟华、吴夏平、张巍:《刘禹锡研究(第一辑)》,《生公讲堂》(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193.
-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10.
- [7] 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
- [8] 施树禄:《行书唐诗三百首》,《题乌江亭》(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页107.
- [9] 施树禄:《行书唐诗三百首》,《赤壁》(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页35.
- [10] 刘秀芬:《试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及其特征》,《汉字文化》,2018年第7期,页20-22.
- [11] 吴建民:《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45.